紅樓夢/第013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十三回　秦可卿死封龍禁尉　王熙鳳協理宁國府

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，心中實在無趣，每到晚間，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，就胡亂睡了。

這日夜間，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，早命濃薰繡被，二人睡下，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，不知不覺已交三鼓。平兒已睡熟了。鳳姐方覺星眼微朦，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，含笑說道：“嬸子好睡！我今日回去，你也不送我一程。因娘兒們素日相好，我舍不得嬸子，故來別你一別。還有一件心願未了，非告訴嬸子，別人未必中用。”

鳳姐聽了，恍惚問道：“有何心願？你只管托我就是了。”秦氏道：“嬸嬸，你是個脂粉隊里的英雄，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，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？常言‘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’，又道是‘登高必跌重’。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，已將百載，一日倘或樂极悲生，若應了那句‘樹倒猢猻散’的俗語，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！”鳳姐聽了此話，心胸大快，十分敬畏，忙問道：“這話慮的极是，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？”秦氏冷笑道：“嬸子好痴也。否极泰來，榮辱自古周而复始，豈人力能可保常的。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，亦可謂常保永全了。即如今日諸事都妥，只有兩件未妥，若把此事如此一行，則後日可保永全了。”

鳳姐便問何事。秦氏道：“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，只是無一定的錢糧，第二，家塾雖立，無一定的供給。依我想來，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，但將來敗落之時，此二項有何出處？莫若依我定見，趁今日富貴，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，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，將家塾亦設于此。合同族中長幼，大家定了則例，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，錢糧，祭祀，供給之事。如此周流，又無爭競，亦不有典賣諸弊。便是有了罪，凡物可入官，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。便敗落下來，子孫回家讀書務農，也有個退步，

祭祀又可永繼。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，不思後日，終非長策。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，真是烈火烹油，鮮花著錦之盛。要知道，也不過是瞬間的繁華，一時的歡樂，萬不可忘了那‘盛筵必散’的俗語。此時若不早為後慮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。”鳳姐忙問：“有何喜事？”秦氏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。只是我與嬸子好了一場，臨別贈你兩句話，須要記著。”因念道：

三春過後諸芳盡，各自須尋各自門。

鳳姐還欲問時，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，將鳳姐驚醒。人回：“東府蓉大奶奶沒了。”鳳姐聞聽，嚇了一身冷汗，出了一回神，只得忙忙的穿衣，往王夫人處來。

彼時合家皆知，無不納罕，都有些疑心。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，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，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，以及家中仆從老小想他素日怜貧惜賤，慈老愛幼之恩，莫不悲嚎痛哭者。

閒言少敘，卻說寶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，剩得自己孤悽，也不和人頑耍，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。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，連忙翻身爬起來，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，哇的一聲，直奔出一口血來。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攙扶，問是怎麼樣，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。寶玉笑道：“不用忙，不相干，這是急火攻心，血不歸經。”說著便爬起來，要衣服換了，來見賈母，即時要過去。襲人見他如此，心中雖放不下，又不敢攔，只是由他罷了。賈母見他要去，因說：“才咽氣的人，那里不乾淨，二則夜里風大，等明早再去不遲。”寶玉那里肯依。賈母命人備車，多派跟隨人役，擁護前來。一直到了宁國府前，只見府門洞開，兩邊燈籠照如白晝，亂烘烘人來人往，里面哭聲搖山振岳。寶玉下了車，忙忙奔至停靈之室，痛哭一番。然後見過尤氏。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疾，睡在床上。然後又出來見賈珍。彼時賈代儒，代修，賈敕，賈效，賈敦，賈赦，賈政，賈琮，賈瑸，賈珩，賈珖，賈琛，賈瓊，賈璘，賈薔，賈菖，賈菱，賈芸，賈芹，賈蓁，賈萍，賈藻，賈蘅，賈芬，賈芳，賈蘭，賈菌，賈芝等都來了。賈珍哭的淚人一般，正和賈代儒等說道：“合家大小，遠近親友，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。如今伸腿去了，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。”說著又哭起來。眾人忙勸：“人已辭世，哭也無益，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。”賈珍拍手道：“如何料理，不過盡我所有罷了！”正說著，只見秦業，秦鐘并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。賈珍便命賈瓊，賈琛，賈璘，賈薔四個人去陪客，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，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，三日後開喪送訃聞。這四十九日，單請一百單八眾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忏，超度前亡後化諸魂，以免

亡者之罪，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，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，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。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，靈前另外五十眾高僧，五十眾高道，對壇按七作好事。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，因自為早晚就要飛升，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，將前功盡棄呢，因此并不在意，只憑賈珍料理。

賈珍見父親不管，亦發恣意奢華。看板時，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。可巧薛蟠來吊問，因見賈珍尋好板，便說道：“我們木店里有一副板，叫作什麼檣木，出在潢海鐵网山上，作了棺材，萬年不坏。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，原系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，因他坏了事，就不曾拿去。現在還封在店內，也沒有人出价敢買。你若要，就抬來使罷。”賈珍聽說，喜之不盡，即命人抬來。大家看時，只見幫底皆厚八寸，紋若檳榔，味若檀麝，以手扣之，玎瑞如金玉。大家都奇异稱贊。賈珍笑問：“价值幾何？”薛蟠笑道：“拿一千兩銀子來，只怕也沒處買去。什麼价不价，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。”賈珍聽說，忙謝不盡，即命解鋸糊漆。賈政因勸道：“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，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。”此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，這話如何肯聽。因忽又聽得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者，見秦氏死了，他也触柱而亡。此事可罕，合族人也都稱歎。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斂殯，一并停靈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。小丫鬟名寶珠者，因見秦氏身無所出，乃甘心願為義女，誓任摔喪駕靈之任。賈珍喜之不盡，即時傳下，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。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，在靈前哀哀欲絕。于是，合族人丁并家下諸人，都各遵舊制行事，自不得紊亂。

賈珍因想著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，靈幡經榜上寫時不好看，便是執事也不多，因此心下甚不自在。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，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，先備了祭禮遣人來，次後坐了大轎，打傘鳴鑼，親來上祭。賈珍忙接著，讓至逗蜂軒獻茶。賈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，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。戴權會意，因笑道：“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。”賈珍忙笑道：“老內相所見不差。”戴權道：“事倒湊巧，正有個美缺，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，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，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，送到我家里。你知道，咱們都是老相與，不拘怎麼樣，看著他爺爺的分上，胡亂應了。還剩了一個缺，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來求，要與他孩子捐，我就沒工夫應他。既是咱們的孩子要捐，快寫個履歷來。”賈珍聽說，忙吩咐：“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。”小廝不敢怠慢，去了一刻，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。賈珍看了，忙送與戴權。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江南江宁府江宁縣監生賈蓉，年二十歲。

曾祖，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，

祖，乙卯科進士賈敬，

父，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。

戴權看了，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，說道：“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，說我拜上他，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，再給個執照，就把這履歷填上，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。”小廝答應了，戴權也就告辭了。賈珍十分款留不住，只得送出府門。臨上轎，賈珍因問：“銀子還是我到部兌，還是一并送入老內相府中？”戴權道：“若到部里，你又吃虧了。不如平准一千二百兩銀子，送到我家就完了。”賈珍感謝不盡，只說：“待服滿後，親帶小犬到府叩謝。”于是作別。

接著，便又聽喝道之聲，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。王夫人，邢夫人，鳳姐等剛迎入上房，又見錦鄉侯，川宁侯，壽山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。少時，三人下轎，賈政等忙接上大廳。如此親朋你來我去，也不能胜數。只這四十九日，宁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，花簇簇官去官來。

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，領憑回來。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。靈牌疏上皆寫”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”。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，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，兩班青衣按時奏樂，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。更有兩面朱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，上面大書：“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”。對面高起著宣壇，僧道對壇榜文，榜上大書：“世襲宁國公冢孫婦，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。四大部州至中之地，奉天承運太平之國，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，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，敬謹修齋，朝天叩佛”，以及”恭請諸伽藍，揭諦，功曹等神，圣恩普錫，神威遠鎮，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”等語，亦不消煩記。

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，但里面尤氏又犯了舊疾，不能料理事務，惟恐各誥命來往，虧了禮數，怕人笑話，因此心中不自在。當下正憂慮時，因寶玉在側問道：“事事都算安貼了，大哥哥還愁什麼？”賈珍見問，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。寶玉聽說笑道：“這有何難，我荐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，管必妥當。”賈珍忙問：“是誰？”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，不便明言，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。賈珍聽了喜不自禁，連忙起身笑道：“果然安貼，如今就去。”說著拉了寶玉，辭了眾人，便往上房里來。

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，親友來的少，里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，邢夫人，王夫人，鳳姐并合族中的內眷陪坐。聞人報：“大爺進來了。”唬的眾婆娘忽的一聲，往後藏之不迭，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。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，二則過于悲痛了，因拄個拐踱了進來。邢夫人等因說道：“你身上不好，又連日事多，該歇歇才是，又進來做什麼？”賈珍一面扶拐，扎掙著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。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，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。賈珍斷不肯坐，因勉強陪笑道：“侄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子并大妹妹。”邢夫人等忙問：“什麼事？”賈珍忙笑道：“嬸子自然知道，如今孫子媳婦沒了，侄兒媳婦偏又病倒，我看里頭著實不成個体統。怎麼屈尊大妹妹一個月，在這里料理料理，我就放心了。”邢夫人笑道：“原來為這個。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子家，只和你二嬸子說就是了。”王夫人忙道：“他一個小孩子家，何曾經過這樣事，倘或料理不清，反叫人笑話，倒是再煩別人好。”賈珍笑道：“嬸子的意思侄兒猜著了，是怕大妹妹勞苦了。若說料理不開，我包管必料理的開，便是錯一點兒，別人看著還是不錯的。從小兒大妹妹頑笑著就有殺伐決斷，如今出了閣，又在那府里辦事，越發歷練老成了。我想了這幾日，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。嬸子不看侄兒，侄兒媳婦的分上，只看死了的分上罷！”說著滾下淚來。

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，怕他料理不清，惹人恥笑。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這步田地，心中已活了幾分，卻又眼看著鳳姐出神。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，好賣弄才干，雖然當家妥當，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，恐人還不伏，巴不得遇見這事。今見賈珍如此一來，他心中早已歡喜。先見王夫人不允，後見賈珍說的情真，王夫人有活動之意，便向王夫人道：“大哥哥說的這麼懇切，太太就依了罷。”王夫人悄悄的道：“你可能么？”鳳姐道：“有什麼不能的。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，不過是里頭照管照管，便是我有不知道的，問問太太就是了。”王夫人見說的有理，便不作聲。賈珍見鳳姐允了，又陪笑道：“也管不得許多了，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。我這里先與妹妹行禮，等事完了，我再到那府里去謝。”說著就作揖下去，鳳姐兒還禮不迭。

賈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國府對牌出來，命寶玉送與鳳姐，又說：“妹妹愛怎樣就怎樣，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，也不必問我。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，只要好看為上，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才好，不要存心怕人抱怨。只這兩件外，我再沒不放心的了。”鳳姐不敢就接牌，只看著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哥哥既這麼說，你就照看照看罷了。只是別自作主意，有了事，打發人問你哥哥，嫂子要緊。”寶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對牌來，強遞與鳳姐了。又問：“妹妹住在這里，還是天天來呢？若是天天來，越發辛苦了。不

如我這里赶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，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。”鳳姐笑道：“不用。那邊也離不得我，倒是天天來的好。”賈珍聽說，只得罷了。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才出去。

一時女眷散後，王夫人因問鳳姐：“你今兒怎麼樣？”鳳姐兒道：“太太只管請回去，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，才回去得呢。”王夫人聽說，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，因想：頭一件是人口混雜，遺失東西，第二件，事無專執，臨期推委，第三件，需用過費，濫支冒領，第四件，任無大小，苦樂不均，第五件，家人豪縱，有臉者不服鈐束，無臉者不能上進。此五件實是宁國府中風俗，不知鳳姐如何處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金紫萬千誰治國，裙釵一二可齊家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